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98
22 October 1974

CHINESE

第一七九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吉内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分会议开始通过议程议程通过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25)
-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32)

主席：按照理事会第一七九六次和第一七九七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提议依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及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古巴、达荷美、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南斯拉夫和扎伊尔的代表参加讨论安理会面前的问题，但没有表决权。我请这些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卡里姆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丹·西塞夫人、圭亚那代表杰克森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里代表特拉奥雷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维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蒙乔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帕尔默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凯拉尼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乌干达代表基内内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上沃尔特代表亚吉布先生、南斯拉夫代表佩特里奇先生、和扎伊尔代表穆图阿列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告诉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巴巴多斯、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依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要求他们的代表团也被邀请参加讨论理事会当前审议的问题，但没有表决权。

依照惯例并经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邀请方才所提到的各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议程上的项目，但没有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理事会议席席位有限，我请有关各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在轮到他们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我再请他们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巴巴多斯代表沃尔德伦-拉姆齐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施密德先生、和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也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理事会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各理事国都记得，在第一七九六次会议上，理事会依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向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及驻欧美代表团团长戴维·西贝科先生发出邀请。西贝科先生通知我他已准备好在这次会议上发言。

因此，如果理事会各理事国同意，我就请西贝科先生在理事会会议桌座位就座并开始发言。

西贝科先生：我们已在其它机构内供认过我们对这个庄严的理事会的议事规则的罔然无知，但由于我的同情心和我国人民的同情心，以及我国人民与伊拉克人民如兄弟一般的关系，在听到伊拉克外交部长逝世的不幸消息后，使我不得不要求你，主席先生，向伊拉克人民和政府转达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哀悼之忱。

在你，主席先生，以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政府的一位代表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时候，我们以自由战士的身份第一次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与讨论我国的严重局势，并就此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感到极大的鼓舞。我们的鼓舞之情是由于在不

久之前，你的国家也象我国一样，是国际社会里的一个被瓜分的国家而产生。你们达到独立地位对我国人民是一大鼓舞。我们也应在这里指出，这个会议是在你们的国家担任非洲统一组织解放非洲协调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举行。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就在这种境地，我们眼见到了导致葡萄牙应允几内亚——比绍人民的要求，并承认几佛非独立党去年就已宣布的那个国家的一连串戏剧性的事件，也正是在你们国家担当主席的期间，我们眼见到非洲非殖民化工作向前迈进了又一大步，这就是莫桑比克过渡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是由我们的兄弟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所领导。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学习到不要寄托在希望上。但如果在这次讨论结束后，你们的国家，这个曾对双重殖民主义作过斗争的国家，主持成为联合国作决定的里程碑的一连串安理会会议，这将是一个多么恰当的敬礼呀。我今天讲词的主要部分将谈到这种里程碑。

可是，在我讲到讲词的主要部分以前，正由于我所提到的我们国家局势的严重性，由于这种局势对我国人民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由于在殖民侵略和白人统治下我们所遭受到的严重剥夺，使我不得不——即使是顺便提起——说一些话，我觉得这些话被人漠然不顾已经太久了。

我们来到联合国不是要它把我们从种族隔离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我们这次来到这里是要联合国和我们共同终止我们国家的一种非法事态。我们是来要求联合国帮助我们激发国际舆论朝向在我们国家的内部进行斗争的民主力量的这一边。任何不符合阿扎尼亚解放运动明确揭示的要求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受到任何重视——我是用我们能想到的最委婉的词令来说的。我们不能接受任何轻率对待我们的斗争的态度，也不能接受诸如把我国人民迁移到任何邻近领土，让种族隔离的霸占者在我们国家为所欲为的任何建议的解决方案。

说了以上的话以后，我想要说，我们已到一個阶段，联合国大会又一次以绝大多数否决了南非白人少数政权代表的证书。在不同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否决应已决定了这个少数政权在本组织的命运，但是联合国的规则却要安全理事会提出最后的建议，方能将这个白人少数政权开除出会。

全世界人民的代表已由他们的投票明确授权安全理事会。此刻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安全理事会，看它是否会尊重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根据原则所作的决定。

在大会作出这个历史性的决定要安全理事会审查南非与联合国的关系之前，先已经过了为时将近三十年的恳求、劝诫、警告、抗议、非难和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对这些举动的反应是傲慢和不妥协态度。

我们现在已到一個阶段，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赞同阿扎尼亚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所要求的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果断的惩罚行动，因为它一贯地破坏联合国宪章和违背世界人权宣言——这些都是联合国所由建立的神圣原则。

欧洲经济共同体一员的爱尔兰外交部长加勒特·菲茨杰拉德先生今年五月间曾在都柏林宣称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一种侮辱。他说道：

“种族隔离在本质上是侵害人权的根本基础……这种对人类道德的根本基础的侵害为全世界人民所憎恶。”

他继续说：

“在我们这时代，我们眼看到种族主义能造成何种恐怖。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或辩护者不应忘记它可怖的孪生兄弟纳粹主义的造詣，纳粹主义借着保持种族纯洁的名义，造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处心积虑的屠杀。”

一个一个代表团以动听的供述——昨天我们听到其中最好的——带着感情，在联合国这里暴露了那个种族隔离政权所犯的暴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们提供了确实而不能辩驳的证据，证明了非洲人和其它被压迫人民所受这个暴虐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暴力统治。国际机构如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及联合国体系各机构都曾提出独立的报告，证实了爱尔兰外交部长的正确结论，就是种族隔离的确切

是对人类的一种侮辱。就是这个大厦里，有许多哩长的文件载列着在种族隔离政策下黑人多数所陷入的恐怖统治。

南非的种族隔离已被公认为代表着纳粹主义的再度出现。如果那些帮助与教唆种族隔离的人想学纽伦堡被控诉的战犯托庇在“我们不知道”的借口下，我们就有责任把已经提送联合国的关于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的犯罪作风的资料摘要提出来讲一讲。

约翰·巴尔撒泽·沃斯特，这个比勒陀利亚的屠夫，曾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开普敦只准白人出席的国会上露骨的说：

“确实有黑人在替我们工作。尽管我们的理想是必须把他们完全隔开，他们还是世代要继续替我们工作。……事实是这样：因为他们替我们工作，所以我们需要他们。……但他们绝不能因为替我们工作而就有权利要求政治权利，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行。”

这些是种族隔离南非的总理所说的话。沃斯特露骨的声明是有一九〇九年的南非法和一九六一年的南非共和国宪法法令为后盾的，这两个法令使种族主义成为制度化，并且斩钉截铁地说明南非国会两院的议员限由白人充任。即使一度“特许”一小部分黑人选举三个白人议员在一百五十三位议员的国会里代表他们的受限制的参政权制度也早已被废弃了。

锡拉丘兹大学的朱利安·弗里德曼教授用冷的激骨语调描写我所引述的沃斯特那番话所产生的结果。他说：

“非洲人遭受了每一种能想象到的灾祸：由羞辱到被杀害，由土地被征用到赤贫，由残酷的监禁到无情的迫害。家庭生活被破坏，生涯被摧毁，教育中断，以及身体经常在危险中，他们极大多数都这样或那样的永远受到摧残”。

这种压制必然滋生反抗。当泛非主义者大会以解放被压迫的非洲群众的作战工具的面貌出现时，解放斗争已经通过了许多阶段——请愿、抗议和游行的阶段，

其中很多都已被血腥的警察暴力以及白人主持的法院的困扰所遏止。面对一个残暴没有止境的敌人而选择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人民的全国领导者及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主席芒加利索·索布克威，提出下面的问题：“我们是否准备成为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界限的南非的男女公民呢？”其回答可以从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后泛非大会的干部和他们的追随者所采取的记录完备的英雄立场中找到。

索布克威和泛非大会发动他们划时代的运动的后果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首次召集会议审议种族隔离问题。安全理事会在研讨了联合国二十九个会员国的控诉后，在四月一日通过了第134（1960）号决议。这个决议宣称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政策导致了对和平的示威者的大规模屠杀——在沙佩维尔，兰加等等地方。决议中又说安全理事会考虑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南非境内所发生事件的强烈情绪；认识到南非的情势已造成国际的摩擦并可能危害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从而要求这个种族隔离的政权实现

“以平等为基础的种族间和协……并放弃其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政策。”

（安全理事会第134（1960）号决议）

这个种族隔离政权目空一切的不顾安全理事会的号召，就在当天宣布全国入于紧急状态。这在我们的国家还是第一次，并实行大规模逮捕。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防卫和援助南部非洲基金会曾报导说：

“到一九六〇年八月底紧急状态结束时，共有11,503人未经审判就被拘留起来，有长达五个月之久的；在一九六〇年共有774人因犯政治罪行而被判定有罪入狱。从那时以后，一系列更加严厉的法律对政治罪行所下的定义越来越广，使得联邦的权力和秘密警察的权力大为增加。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共有14万人民被判定犯政治罪行或在政治罪行的名义下未经审判就被拘留起来。”

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在那时以后已绞杀了一百多位自由战士。其中有些人的名字登录在联合国种族隔离股复制的泛非大会英雄榜上。好几位自由战士在被拘留或服刑期间不明不白地就死了。

在一九六三年，当我们中一万多人由于当时新通过的“一般法律修正法”（更昭著的一个丑名是破坏行为治罪法）里的种种罪名时被捕时，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的法官希姆斯特拉成为第一个法官，引用新法判处了一些很残酷的罪刑，引起许多人的震惊。他判决泛非大会伯诺尼支部主席查巴拉拉和其它四人由十五到二十年不等的刑期。他作为一个法西斯法官的资格已由他这些年来所判处的一连串类似的酷刑予以证实。

然而上周我们从来自南非的报道知道，即使希姆斯特拉——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都“发现囚犯所受的不人道待遇令人震惊”。这是他在审理五个狱丁杀害一个非洲人罪犯的案件终了后所作的评语。

政府拥有的南非荷兰语报纸《德兰士瓦人报》在十月八日评论说，希姆斯特拉所得的结论将来“必定会远在南非疆界以外激起反响”，这确是它们所应得的。另外一家南非荷兰语报纸《画片》周报说，狱丁可以犯谋杀罪而逍遥法外，因为政府假手立法制成一套蒙眼器“用以罩住公众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知道监狱内所发生的事件，因为新闻界的言论受到了钳制”。按照《边区每日邮报》十月九日的一件报道，希姆斯特拉一时的良心发现还促使他说：

“在社会某些部门存在着一种我们所不能铲除的风气，即某一个特定的人能受到屈辱的待遇，特别是当他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担心着我不得不在此带着厌恶甚至羞耻的说——只是因为他是黑人。”

但是希姆斯特拉所判处的罪刑证明他表面上的震惊只不过是做作而已。他判决五个狱丁中的两人刑期各十八个月，而剩下三人则予以缓刑。这等于是谋杀。一九六三年在他面前受审的查巴拉拉和他的战友并没有杀害任何人。他们现仍在罗本岛服刑。在南非对政治犯是没有宽赦的。

希姆斯特拉在对这件案子所作的总结里意义更加重大的是他招认当权的人们无法杜绝他们社会里存在着的对黑人不人道的风气。我们深信，唯有一个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对人人同抱正义感的政府才能铲除这样的邪恶作风。阿扎尼亚解放运动要求把这个种族隔离政权从正直人类的行列中撵出去，因而吁请对我们的斗争给予有意义的支持。我们决心进行这项斗争，直到这个令人痛恨的种族隔离制度完全绝迹，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偏见的制度在我们的国家建立起来为止。

这是一个只有两方面——公道的一边和不公道的一边——存在的斗争。应该提出的一个恰当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要把联合国放在哪一边？放在公道的一边还是放在不公道的一边？对这一点没有两可的余地。政治上的拖拖拉拉已经到了尽头。这是大会决定要对这件事作一最后解决的得当之处。

南非种族主义者把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崇高理想恣意践踏。即使在大会对南非代表的证书举行辩论的时候，南非特种警察都被取消假期，而被派出四面搜捕黑人领袖，因为这些黑人领袖发动了群众示威支持莫桑比克由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控制的过渡政府的成立。我们现由十月十二日的《边区每日邮报》中得悉，被捕人中有十二人是因为没有依据破坏行为治罪法按期于十月十一日出庭受审。他们没有出庭是因为他们现在正被按照恐怖行为治罪法被监禁中，在恐怖行为治罪法下，你可以无限期的被监禁。在秘书长的记录里、在联合国的记录里，记载着我们两位同事西德尼·姆布雅兹维和马库斯·莫克戈特尔，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在赴阿扎尼亚途中与葡萄牙军队作战后被捕，就被交给南非警察。他们于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在布隆方丹的政治审判中被利用来作对民族解放运动不利的供证，但他们至今仍在恐怖行为治罪法下被监禁，非等到拘禁他们的那位官员，由于我们在这里及通过其他途径所作的坚持要求，被迫放弃其任性异想，他们两人将永远没有获释或受审的一天。

远在十四年前，当安全理事会首次讨论种族隔离问题时，就曾对南非的白人少数政权发出呼吁，要它创始旨在促成种族和谐的措施。安全理事会那个严肃的呼

吁，就象联合国大会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以前和以后所发出的一切呼吁一样，并没有受到理睬。相反地，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侵犯人权的种族隔离法律只有变本加厉。

比勒陀利亚的国民党政权当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人权的基本文书时并没有表示异议。因此这个政权应受那个基本文书就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的约束。就如它的序言里所说的，这个宣言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力求达到的共同标准。”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为联合国季刊《目标：正义》作了一个研究报告，“南非如何违反世界人权宣言”。这项研究报告断然证明，南非关于依人种由来划分土地和强设班图斯坦的种族隔离法律，如“班图人原居地法”即一九七〇年第二十六号法律所规定的，正是违反了人权宣言开首的一条，其中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研究报告指出南非种种不经审判就予监禁的法律对人权的侵害，其中包括特兰斯克的第四百号公告；破坏行为治罪法中的九十天拘禁法；刑事程序修正法即一九六五年第九十六号法律下的一百八十天拘留条款；在一般法律（修正）法的“索布克威”条款下，在犯人服刑期满后可以继续予以拘禁，就在这个条款下，索布克威于服满他由于领导一九六〇年反对通行证法的运动被判处的三年劳役后，未经任何形式的审判，被关在罗本岛上六年；还有在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九六七年恐怖行为治罪法下无限期的拘禁。

研究报告接着指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人权宣言其它条款的违反。这些条款包括迁徙的自由，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所应受的保护，人人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以及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是南非占大多数的黑人人口被人用种种方法剥夺的人权。

南非政权明显地和公开地违反了宪章第二十五条所规定对各会员国有拘束力的

“依本宪章的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的义务。

联合国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这种表现在许多方面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姑且只举几方面来说：第一，大会及联合国其它机构消耗在讨论种族隔离问题上的单位人时；第二，把联合国的财源用于使世界社会警觉种族隔离的罪恶一举，而实则这些财源迫切需要改用于克服自然灾害和其它危险；第三，我们认为损害甚至更大的是联合国作为促进全体人类正义的工具声誉的衰落；这是因为直到现在所有它反对种族隔离的决议并没有果断的行动来支援。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西方国家对我们人民在种族隔离下所遭受的痛苦不感到关心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种族隔离的奴役制度使外国投资者获取暴利；第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都是黑人。

我们正等着看这次安全理事会审查联合国与南非的关系的结果是否会证明我们的论据是错的。我们也要等着看南非是否将继续从外国得到武器，来镇压阿扎尼亚境内的黑人人口，以及对南非疆界以外的独立黑人国家发生侵略行为。我们要等着看南非与西方国家将举行何种军事交换。我们还要等着看西方和日本对种族隔离的南非破记录的投资是否将继续加速进行。

我们说种族隔离的奴役制度吸引外国投资，是因为西方国家和日本在整个非洲都与其它黑人政府的国家有贸易和商业往来。有什么使这些投资者确信阿扎尼亚的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政府就不想与阿扎尼亚的传统贸易伙伴作生意呢？这必定单纯是因为一个真实的非种族歧视的政府将不会容许它的人民被剥削。

这次审查的目的应该是增强联合国的决议。它必须是加强那个国家里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内的民主力量。这个审查必须是用来帮助那些英勇男女进行终止沃斯特特的暴虐统治的斗争和用来消灭南非在新纳粹政权下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那个威胁是真实的。除了对赞比亚无辜平民的轰炸——有一个报告可以查阅——外，除了国防——我们称作“侵略”——部长薄萨的声明——这个声明大意是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必须知道南非现在拥有装置于纳塔尔：很容易对准坦桑尼亚

和赞比亚的长程攻击武器——外，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发表的报告（A/9780）也说：

“南非一再以非洲一些独立国家协助反对种族隔离者为借口，威胁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虽然它们的协助行为是为响应联合国各机关的呼吁而提供的。南非曾违抗南罗得西亚的管理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联合国的意旨，于一九六七年派遣保安部队入侵南罗得西亚。南非在大会于一九六六年宣布终止其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后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威胁以武力对抗任何要结束其非法管理的企图。”（A/9780，第12段）

这是那个种族隔离政权对非洲那个区域的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危险的活生生的证明。

在我结束前，请允许我重提我在演讲的导言里说过的话，就是全世界人民的代表们已经通过他们在大会所投的多数票表达了他们的决定；他们已对种族隔离作出了判决。他们现在就等着安全理事会里各位理事建议如何处刑。

最后，请允许我向各位复述芒加利索·索布克威在他一九六〇年五月的审判中所说的话，因为这些话对阿扎尼亚的人民和他们的自由战士仍然适用。索布克威说：

“大家都记得，当这件案子开审时，我们拒绝答复服罪或不服罪，因为我们并不感到有任何服从，那些完全由白人少数制定的法律的道德义务……我们深信只有一个种族——那就是我们所属的人类。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反对一切肉体上的、心灵上的和精神上的限制的长期斗争史。假如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将是背叛了人类——我们阿扎尼亚人将是背叛了人类……”。

因此我们吁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人类的代表也不要背叛我们。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达荷美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贾巴德先生（达荷美）：主席先生，种族隔离政策引起的联合国同南非关系的问题，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主要是一个非洲问题，因此可能使我的代表团没有遵守惯例向你祝贺或致谢。

但是，大会在九月三十日决定把这一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不仅是一个非洲问题，而且它的范围是全球性的。

主席先生，这就是在感谢你使达荷美能有机会对你面前的严重问题的审议作出一点贡献，为什么我要高兴地强调指出，在你主持理事会的光荣时刻讨论种族隔离问题，以期推动达成一项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真是非洲的幸运。喀麦隆维护正义和人类尊严的坚决立场，为了非洲事业的胜利担允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加上你个人作为外交家的经验和才干，都足以切实保证安全理事会将在你的主持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深信理事会将不遗余力地达成一项正义和公平的決定，不负全世界为解决严重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些迫切问题而对它寄予的信任。

由于恶意或是误解，有些人想要造成印象，作为投票赞成请安全理事会审议联合国同南非关系的决议的125个国家希望因此可使非洲有机会即使不把南非从本组织驱逐出去，至少也要把白人逐出南非。这样的解释是很不幸的对事实的歪曲。但归根结蒂，我们要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把阿扎尼亚驱逐出我们的组织不是要讨论的问题；这是说，位于海角地区由大多数黑人组成的这个国家，它的政府将表现南非全体居民——无论是黑种、白种或是其他种族——的意志。而且，至少就目前来说，也不是把几个世纪以来就在本地安家落户或出生的白人从阿扎尼亚驱逐的问题；因为和在其他各大洲的各地可以看到的情况对比起来，可以明显看出，南非目前这种情况只是最不正常的表现，当地黑人不但不能享有人类身份的权利，而且更坏的是把他们看成不如禽兽——非洲不想使种族主义成为它的教条。非洲希望同一切种族——无论什么血统——和睦共

处，只要他们给与非洲人在任何自由人社会中应享有的地位和待遇。所以，讨论的事项主要是根据宪章的有关原则对全世界提出一个人权问题，查考我们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对这些原则遵守的程度，并且在必要时还要使联合国对南非这个特定例子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们如果这样地阐明这个问题，就容易看出理事会的任务是寻求方法说服拒绝考虑理事会或大会决议的这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政权不再与联合国对抗。安全理事会必须审议这个政权是否不承认黑人是人的问题，它必须审议这个少数政权是不是多年以来窃据权力，是不是仍在力图阻止在阿扎尼亚建立一个表达南非全体居民意志的民主政体；它必须审议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是否有权代表整个阿扎尼亚以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代表团的名义出席会议。

和有些人暗示的正相反，我们的目的不是到这里来高谈阔论，也不是就种族隔离的性质和表现讲些陈腐平凡的话使理事会不胜其烦。我们在这次辩论中发言只是要谦逊地着重指出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需要由理事会立即采取具体行动。

对联合国来说，种族隔离的确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这个国际组织从创立以来就最先面临的问题之一。而且，的确，大会在经过多次尝试寻求解决，并面对这个政权支持者的顽强抵抗后，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以第1761(XVII)号决议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经常一贯地研究南非共和国白人少数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自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个委员会就被称为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

由于我们的组织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沃斯特这一帮丧心病狂的人可能觉得已到了应该对国际大家庭的坚决要求开始让步的时候。这将是误解了这些愚昧无知的种族隔离支持者，这些有眼不看，有耳不听，品德缺欠的人的行为动机。二十九年来，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多少呼吁，多少决议乃至多少谴责都丝毫不起作用。再则，南非政权的代表不仅蔑视我们组织的决议，而且竟厚颜无耻地来到我们的大会发言。面对这种彻头彻尾的侮辱，我们的大会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就一贯地通过

了拒绝接受沃斯特政权代表全权证书的决定。

还用了其他方法与这个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洽谈，但都没有成效。我们只要提到秘书长个人的努力，试图说服南非白人少数政权改变政策，准许黑人参加南非社会生活，使黑人享有和白人一样的权利。沃斯特政权不但不愿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反而要使自己困处于自我矛盾之中，如果它实际上没有用邮件炸弹犯下谋杀罪，也已对黑人进行了残酷镇压，甚至射杀黑人劳工。所有这些都是本组织所熟知的，无须再多加叙述。

正当非洲进入非殖民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时刻，我们的组织不能不对非洲土地上继续出现最卑劣形式的种族主义表示关切。

继葡萄牙新政府开始非殖民化过程后，并考虑到西班牙政府的意愿，我们只要一看非洲地图就可以知道只剩下了几个黑暗的地方：南罗得西亚——我可以附带的说——采取观望态度，对它毫无损失；南非拖住纳米比亚不放，不顾联合国各项决议，还在对这个地区继续保持其统治。由于种族隔离政权的一意孤行引致的南非当前的局势令人非常不安需要安理会认真注意，那是毫无问题的。

事实上，种族隔离到底是根据了哪种政治哲学呢？除了希望自保以外——使某些人认为保全他们身份的唯一方法是退缩自保——不难看出沃斯特和他的一帮人推行从后向前的进化政策——当然不是南非所有白人都信奉这种概念——他们的政治哲学是根据了早已过时的莱维-布律尔的理论，就是认为黑人只有原始的智力，因而并不具备文明社会人类的综合能力。

这种理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多么可信——这是说，当时科学还不很发达——但已被取代了许多年。如果那些心智迟钝的南非种族主义者从那时以后能了解到必须修正这种进化论的哲学，不再认为黑人是劣等人。唯一得救的途径是和白人的进化一样经历一个同样的进化过程，就可以使人比较容易理解。人们将认为这些心智缺陷的人会认识到黑人除了肤色外和他们自己一样也是人，因此应当享有和南非白人一样的权利。

可是，种族隔离政权不但不对问题采取现实态度，反而故步自封，抱着盲目和倒退的观念不放，直到今天，这种观念还在使它继续蔑视我们的组织。

可以悲叹的是，沃斯特政权感到当前危机，竟想不出好办法，只是在它的代表团增加一个黑人一个混血人和一个黄皮肤的人作为点缀，等到大会的意愿一旦分明，这些人便立刻不见。 我们想问一问沃斯特和他的一伙，为了适合他们自己目的而利用的这些人是不是具有一些“变白”的智力来弥补他们原来的皮肤颜色。 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讲话的目的。

这几天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在这些会议上已经处于十目所视的不值得羡慕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政权如不确信某些友好国家会给予无条件支持，并因为它正在保护某些大国的战略利益，以及或许也因为它的财富，所以深信不会受到惩罚，它便不会继续蔑视国际大家庭及其决议。

这就是如果非洲不利用这个机会对各大国说出内心实话，你们的会议就不可能实现目标的原因；因为我们非洲如果继续成为国际阴谋的对象——也就是种族隔离政权这个恶疽继续存在——那正是因为某些大国的自私利益。 因此，我们觉得大国在这一问题上应当作些自我批评，承认它们的责任。 它们拥有否决权，因而有施加压力的方法，它们也必须要承认它们的责任。 它们不应再作一个开倒车的政权的帮凶；而应该做些早就应该做的事，并且真心实意地去做；要求南非政府遵守规则。

当然，有些人要反驳说，它们不愿意干涉一个会员国的内政。 但面对这种故意和严重侵犯的人权的事态，其影响已越出南非共和国国境以外，这样的说法能算是合理么？无论如何，这些大国不顾安理会和大会通过许多禁运决议，仍然向南非供应武器——这些仍同种族隔离政权公然合作的大国当然知道南非黑人遭到不人道的命运，知道它们正在助纣为虐，知道它们的自私行径对维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这些大国对这个种族隔离政权不但不加制止，反而鼓励它的行径，使沃斯特政权变本加厉地日益猖狂。就是因为这些大国的缘故，南非政府觉得它有权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

尽管国际大家庭不认可，沃斯特政权仍在拼命加强抗拒，竟向纳米比亚输出它的建立班图斯坦的政策。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我的代表团在大会发言时曾这样说：

“非洲国家和人民迫切盼望这个问题尽早获得解决，是无须多讲的。各国必须力自克制，不要无止境地追求帝国主义利益，必须倾听纳米比亚人民寻求解放和独立的心声。为这个问题迅速找求解决，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我们深信，如果它们愿意，它们是可以使我们的组织有办法镇压公开叛乱并接受挑战的。”（A/PV.2166）。

当时我们的意见未受到注意。让我们希望现在会受到注意。我的代表团认为，它有责任在理事会前强调指出，全世界今日，注视这些会议，更甚于以往任何时期。特别是非洲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关切地想知道这些大国是不是真会不注意地同意维持南非的现状，从而公然无视大会压倒多数的意愿。

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关切地想知道，这些大国通过使用它们的否决权，是不是敢于继续让南非共和国有自由行事的方便。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审议的结果是这样，我国代表团非常希望不会有理事国以此为借口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投票，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大国将要行使否决权。所有大国、和其他理事国一样，都须充分和坦率地承担它们的责任。

这是整个非洲和国际大家庭共同关切的一个严重问题，无需在此强调。因此，我的代表团劝告理事会要表现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因为理事会面前的事实是人所共知而且清楚明白。我们组织的一个成员国继续坚决不顾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经常蔑视联合国的决定，故意践踏有关最基本人权的宪章原则，试问，一个在道德方

面有污点的成员国依然和我们同座，沾辱联合国的声誉，损毁它的信用，这难道是对的
的吗？

在我的代表团看来，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必定是“不对”。除开政治上的考虑和战略上的利益不谈，凡是有责任心的理事国都不会说这样是对的。屡次呼吁、警告和谴责对种族隔离政策都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从这个世界根除这个祸患的责任迫使我们现在要考虑具体行动，使这些本性难改的非洲种族主义者明白道理。所以，我的代表团敦促安全理事会在本组织历史上这个严重时刻正视它的责任。我们必须使宪章能够有新的生命，以期在文字和精神两方面都能适用。

安全理事会的理事们，南非政府已使你们没有选择余地。只要这个政府一天把种族主义作为政权基础，就一天不能再在我们的组织有任何地位，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南非政府已使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它丝毫不想改变它的政策，因此，理事会除了适用联合国宪章第六条外，也就别无他途。第六条规定：

“联合国之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

因为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不论后果如何，非洲希望采取果敢的决定。如果因否决权而无法采取这项行动，那么享有这项权利的国家如果能明确和真诚地表明它们的意见，而不是为了纯粹政治原因而投票，达荷美将非常感激；这样投票不但不能为非洲所接受，而且会增加非洲的怨望，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装模作样的时候，而应该开诚布公实事求是，这是在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中促进了解和合作的唯一条件。

这些就是我的代表团认为自己必须对非洲正在这个庄严机构提出的吁请作出的贡献。达荷美希望理事会各理事国，特别是大国，不会使非洲大陆失望，对全世界的呼吁、来自非洲树林深处和各城市的呼吁，仍然置若罔闻，非洲与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是团结一致的。

现在是严重的关头。人们正在迫切等待理事会的决定，不管是今天或是明天，必须要作出的决定；面对种族隔离支持者坚决顽强地蔑视我们的组织一定将会会有一个决定。理事会理事们，要及时采取行动，勿失时机；如果你们犹豫不决，延迟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从而鼓励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推行它的受到普遍谴责的不人道政策，你们将受到历史的审判。你们的犹豫不决将鼓励南非少数政权无所顾忌地蔑视我们都是成员的国际大家庭。现在不采取行动，将表示你们有意或无意地参加了对阿扎尼亚人民的阴谋。要策划将阿扎尼亚划分为白人国家和黑人国家。祷告上帝，使你们的审议能引导你们作出一项决定，一项符合阿扎尼亚人民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利益的决定。

先生，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准许我的代表团参加你们有关这一重要议题的工作。

主席：下面的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 我现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一九四五年，当联合国人民想要在宪章内表明各项据以建立一个和平的和正义的世界的原则时，他们一开头就庄严地宣布，他们决心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信念”

今天，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联合国同南非的关系时，我们怎么能够不回顾到由于各国人民厌恶野蛮和不公正行为而产生的、使我们大家一同负起尊重和维护人类价值这一神圣责任的保证？ 因此，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知道对这项承诺的遵守的程度，并且知道对于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不但是南非，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

这次辩论是在一位非洲代表的指导之下进行，这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也的确是一个吉兆，保证一秉诚意，和坚决支持所定的目标。 主席先生，现在我要向你表示，我们特别感到满意，首先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感谢喀麦隆及其领袖们在非洲和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行动，同时也因为我们对你个人的了解，我们知道你有经验和才干，而且你忠于正义事业和国际道义原则。

联合国同南非的关系以两个根本问题为转移：种族隔离问题和纳米比亚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我们各机构里都得到充分的注意。 对这两个问题的专心讨论已经够长久和详尽了，关于它们所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数目也够多了，我们实在不用再来解释和分析，也不必强调指出那些违反法律、道德、或最简单的人类箴言的方面。这都是格外地没有用处的，因为，也许除了南非的一部分白人少数派外，整个世界都同意要谴责比勒陀利亚政府的行径，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多数——应该说，象这样的全体一致——谴责种族隔离和谴责把种族隔离推广到纳米比亚去。

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希望于安全理事会的，并不只是重复过去通过的决议，

甚至也不只是以更有力的措辞、拒斥南非政府顽强采行的种族主义政策。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是由大会发动召开的，大会以绝大多数要求安全理事会受理南非问题。因此，大会的深远动机，以及大会作出决定时的情况，应该构成我们讨论的实质，并由此得到讨论的结果。

若干年来，大会一直不满意只是在其决定中重申它对南非的多次谴责；大会在几届会议中拒绝接受南非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希望使它对南非的斥责更具尖锐性。这种姿态，有人希望只给予一种程序上的意义而无实际重要性，但同时是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不承认和警告，该政权却以惯常的蔑视态度处之。

今年，对这项程序又经请安全理事会进行审议来补充。目的自然是在发动宪章内为了确保其原则得到遵守所规定理事会可采取的手段，使大会经常表明立场更加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详细讨论种族隔离政策可憎的方面，甚至也不要讨论由于这个政策使非洲大陆面临的真正威胁。毫无疑问，我们更加有兴趣要知道：国际社会既然是这样全体一致，何以不能说服南非的领袖们放弃他们的种族主义政权，其次，考虑采取适宜的和可能的措施，以便最后达到那个结果。

盘据在广大非洲大陆一端的极小的少数白人，竟能对抗整个世界大家庭，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不顾它的决定，藐视它的建议，并且与人人为敌，保持一种众所周知的可耻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即使不是完全令人费解的，也似乎是令人惊异的。如果南非没有同谋，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不会继续存在，同谋使南非得以施用策略、打破本组织和安全理事会所从事使其孤立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国家在取舍之间对于战略和经济上的利益，甚至政治上的利益，看得很重，同时那些跟我们同声谴责种族隔离的国家，一到要打击种族隔离采取行动时，却又同我们分开。

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有时候它们会碰到不足信的自相矛盾的否认，却不能加以驳斥的。在这次辩论中，唯一的原告是南非政权，我们不愿提出别的审判，也不愿从事其他争辩。但是对国际社会中那些对我们的呼吁至今还是装聋作哑的成员，我们怎样强调他们这种言行不符——实在太可恶——就他们的荣誉和尊严方

面来说是如何的令人遗憾，还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对他们说，他们必需对它们的友谊与他们的利益作出毫不含糊的选择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因为我们忠于我们所重视的原则，因为我们同一切非洲人民的团结不可动摇，我们方面如果得意自满不加闻问，就有点类似同谋，那是我们不能再容忍的，也是我们拒绝再负担的。

今天他们有一个机会明确地证明他们的诚意，不只是谴责种族隔离政策，而且也要作出承诺，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并肩打击和消灭这种政策。大会和目前构成大会大多数的许多代表团常常被提醒只有安全理事会，由于宪章本身授予它的责任才有权采取执行措施。因此我们向理事会提出，以便理事会在作成一个单独的判断特别能把整个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的情况下，行使它应有的权力。

我们知道若干国家对于采用严厉措施来对付违反国际法但不直接危害它们的安全或利益的各国政府，感到犹豫。充其量，它们所能做到的是采用经济制裁，但不认真地严格执行，有时甚至还公开地违反。

就南非来说，安全理事会甚至还没有做到经济制裁的地步，但是却曾决定实行一项军火禁运，大家都知道，这种禁运已被生产最多军火的国家所破坏，那就是说，禁运已经完全无效。

因此，我们今天对那些事先已被宣告无效的措施不能满意，这些措施行不通时，除了再次损害本组织的威信并鼓励种族隔离的提倡者保持它们的立场外，别无其他效果。

比勒陀利亚政府从来没有注意过大会的忠告；它对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毫无感觉，并对它所提的警告和谴责加以嘲弄。甚至由秘书长居间同它开始对话的企图，也没有结果，因而使本组织受到史无前例的侮辱。

经过了所有一切，谁还会那样天真，相信继续在本组织的范围内对他们施加影响力，仍有可能使南非领袖们听从道理？有谁会真正相信，除了已经通过的许多决议之外再通过一些其他决议，或是提出其他的谴责，来确认那些已有的谴责，就足以使这个似乎同种族隔离结了不解缘的政权，改变其顽强态度？谁会看不出来，

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无意义地延长下去，今天危及的，毕竟就是本组织的信誉，也许——为什么不痛快地说？——甚至是本组织的结合力和现有结构的维持？联合国内有象南非共和国这样一个经常否认宪章中最基本原则为其一贯政策的国家，就不是一九四五年联合国人民矢志达成的组织，也不是我们各国人民如此忠诚和热烈地支持的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府不再能在本组织我们中间享有地位。我们认为，它所犯下的种族隔离罪行，以及它的背叛在签署宪章时所承担的义务，已使它不配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

也许有人要告诉我们，本组织的普遍性必须保持，因为只有这种普遍性才能使本组织具有完全的意义。我们曾在另外的场合为这种普遍性辩护，那时候反对适用这个原则的，正是今天那些突然发现普遍性的好处的人。我们继续认为世界上所有各国人民都应在这里有一席位，并且都应参加管理世界的事务，正象我们大家所参加的一样。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先假定每一个人都尊重作为人类共同富藏的价值，没有这种价值，我们就没有资格来讨论各国人民和人类的现在或未来。把南非共和国驱逐出去，是不违反本组织的普遍性的；它只会加强这种普遍性，因为这个概念不能适用于人类的敌人。

从报纸上通常的臆测和走廊中所听到的，如果将开除南非的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似乎由于三个常任理事国里至少有一个投反对票而被否决。我们不想把任何人看作被告，我们竭诚地希望我们从走廊里所听到的以及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只是没有根据的谣言。可是，能不能让我们这样说：在那些宪章曾付托如此崇高责任——尤其最重要的是确保尊重宪章基本原则的责任——的国家方面，如果真的采取这种态度，那将是何等的可悲。

我想不必在此重复说明我们对于安全理事会这种否决制度的想法，或是我们认为应在特别限定的情况下使用否决权的意见。我们知道宪章起草人何以要在安全理事会行使职权的机构内列入这条规定的理由。但是，如果有人稍为有一种想法，

认为在这些起草人的心目中，否决权可以用来保护国际社会里经常故意破坏宪章最应履行的各项规定的会员国、或为它辩护的话，那当然是对他们的正直、甚至对他们的道德的一种侮辱。

要求开除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我们首先应当体会采取这一步骤的重要性，并且考虑它的后果。这个责任不小，由于我们自己感到这样的顾虑和迟疑，我们了解理事会各位理事要作成这样重大的决定时，也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每个人必须采取立场，面对本组织的前途和一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生存两个问题，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作出斩钉截铁的抉择，理事会现在正要作出这种选举，因为我们认为理事会必须代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可是，大会的任务是不可以忽视的，我们深信大会也将十分明白地表示它的意愿，希望能够同理事会作出的实际决定，完全和谐一致。

主席：我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个人和我的国家所说的那些恳切的话。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圭亚那代表，现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杰克森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首先我希望与在这场辩论里先我发言的各位一样，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您就任安全理事会十月份的主席。我深信在您慎重明确的指导下，理事会必定能够就其目前所处理的重大问题——南非与联合国的未来关系这个问题取得明智审慎的结论。

同时我也要深切地感谢您及理事会其它卓越的成员，让我有机会在没有表决权的条件之下，参加这场辩论。

现在我有必要以两种身份发言：就是作为我的国家，圭亚那的代表，及我本人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南非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这种为一切人类的感情所厌恶的行为，为基于相互尊重、有条有理的集体国际行为的概念所厌恶的行为，在该国的历史中早已是根深蒂固的了。自一九一〇年以来，南非就奉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一个不断遭到当地大多数人民剧烈反对的政策。甚至当列强在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会议上一起为建立一个“可以安全地实行民主制度”的世界拟构计划时，南非受压迫的大多数人的代表已经试图把他们的问题告诉世界舆论，并使大家认识到当时意图代表全体南非人民发言的南非政权是非法的。但是战胜的国家却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在成立联合国的时候，没有代表的南非人民再次尝试引起大家注意南非政权少数人统治的特质，从而刺激起国际社会对南非人民领土内情形的道义责任。战胜国再次忽视了这种正义的要求。这样看来，很可以说联合国的创办国当初排除所谓“敌国”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一部分是由于想要建立一个公正安全的世界。

联合国自成立初年以来，就一直注视着南非少数人政权对该国绝大多数人民犯下的完全违背正义的行径。大家应该记得，早在一九四六年大会在第一届会议上，就审议了南非印第安人民的待遇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特别是从沙普维尔悲剧劫后余波的一九六〇年开始，大会和本理事会已经认识到种族隔离的制度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的，如果继续施行的话，必然导致一种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局

势。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均曾通过了多项旨在使南非开始实施正义及自由的决议。但是白种人政权却宁愿无视于所有这些决议，并不顾所有的呼吁。在国际社会感到不耐烦及越来越愤慨的时候，该政权却有系统地对联合国的警告及决定熟视无睹，并且迫害南非境内任何为了维护南非大多数人民的正义和自由而奋斗的组织，并千方百计，加以消灭。

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9780)，是一份有关南非少数人政权多次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大会及安理会决议的有力记录，值得本组织所有的成员仔细研究。

但是该政权的无耻行动，远远超越南非的疆界。它对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行为就是对它的最大控诉。南非在执行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书的期间内，没有遵照“神圣的委托”对纳米比亚人民负起它自己的责任，又没有履行维护该国领土完整的职责。

反之，该政权却决定实行旨在剥夺纳米比亚人民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方针；它向纳米比亚输出了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它又千方百计，把班图斯坦政策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身上，破坏并粉碎他们的团结。

正是由于南非政权这种无耻的失败，所以大会通过了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南非政权继续蔑视该项决议及纳米比亚理事会合法活动的做法，已经无可怀疑地——如果需要更多证据的话——证明了它是根本不打算尊重本组织的决定的，尽管它仍然是个会员国。一九七一年六月，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以下面的裁决来判定南非这个国际罪犯的身份：

.....

“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既是非法的，南非就有责任立刻从纳米比亚撤出其行政机关。”

众所周知，南非政权已经拒绝接受法院的意见。它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这项

裁判，就如它藐视本组织的第2145(XXI)号决议及其它随之而来的各项决议的规定一样。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主义者，不但没有表示出他们知道应该对这些决定作出积极的反应，反而继续冷酷地推行他们要把这个国家分割成若干班图斯坦的工作，并继续加强一种比最坏的传统殖民主义更为暴虐的恐怖压迫统治。

南非政权是非洲政治体的一块毒瘤。它通过非法占据有系统地成种族隔离的病毒传入纳米比亚；它更进一步通过病毒转移的方法，明目张胆，同索尔兹伯里的少数种族主义者勾结，肆意破坏本理事会对南罗得西亚的强制性制裁。本组织之内，继续默许南非维持其蓄意推行的政策，不但是对我们之中大部分人的侮辱，而且是对我们全体的一个真正的威胁。

从这种嚣张的蔑视态度中得到的必然结论是：南非一贯地违反了宪章的原则，并肆意破坏了世界人权宣言及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回顾下面这件事，不说是有意讽刺意味的，也是奇怪的，记得在一九四五年联合国旧金山会议上，当时的南非政权首脑斯马茨陆军元帅曾坚持“宪章应该一开始就在序言部分载列一项人权宣言”。他接着又说：

“我们曾为正义、尊严而战、曾为人类的基本自由及人权而战，这些都是人类取得进步、发展与和平的基础。”

正是在这种已经由其它发言人雄辩地阐明的背景之下，大家要求安全理事会处理有关南非与联合国的未来关系的重大问题。

理事会在应第3207(XXIX)号决议的要求审议这个问题时，将要充分地考虑南非多年来在本组织内的行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已经成立了特别的机构来处理南非行为的特殊部分。我指的是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和纳米比亚理事会。不过安全理事会也应该考虑在大会通过这项重要的决议时，世界人民在这场辩论里发出的呼声。大家都记得，除了十个国家之外，其余所有的国家都是肯定地赞成该项决议的，除了决议所针对的那一个国家之外，并无任何会员国表示

反对。诚然有少数国家在投票时弃权，不过绝没有人否认现在已经是重新审查南非与联合国的关系的时候了。

多年来我们看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对南非的政策并无丝毫积极的影响。我们已看到该政权宁愿拒绝国际法院的裁判；又看到大会在过去四届会议上每次都猛烈谴责南非政权的政策。现在正是本理事会履行宪章所赋予的职责，采取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相符的果断措施的时候。

理事会有什么其它变通的办法呢？首先，理事会可以决定不任何事情，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样做就是完全推诿它的责任，其次，理事会可以再次谴责南非政府奉行种族隔离的政策，并向该政府发出严重警告。但是这样的行动只不过是重申本理事会两年以前所采取的立场而已。第三，理事会可以根据宪章第五条采取行动，该条规定，对于本组织会员国，业经安全理事会对其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者，停止其会员权利及特权之行使。无论大家对安全理事会是否已对南非采取了防止性行动这件事的看法如何——而我国代表团相信理事会已经采取了行动——问题是有见于南非长期以来这种藐视性的表现，现在采取停止权利的行动是否适宜。很多人会反对这样做，因为这种行动可能会被认为是本组织到目前为止对南非问题所采取的渐进主义政策的延续，而正是由于这种政策已经一败涂地，我们今天才不得不开会讨论。

不过现在理事会还有一个办法。宪章第六条简明了地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我不大相信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成员，会对南非自开始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以来便不断违反宪章的原则这件事有任何怀疑。不过，有时候有人说，还有其它的会员国也是违反宪章原则的。可是绝没有任何会员国在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受到了连续不断的谴责。绝没有任何其它会员国的有关它自己绝大多数人民的政策曾经到大会为审查和谴责那个政策而设立的委员会的审查和谴责。绝没有任何其他会员国非法地占领着一块国际领土。当然，也绝没有任何其他会员国会受到这么多的

斥责它不信守国际责任的控诉。除了南非以外，没有其它会员国是这样的了。

在过去曾有各种的议论——无疑的，这些议论在各位的讨论中仍将出现——就是：驱逐南非只会使之孤立、因而不需承担宪章的义务，并将因此而中断联合国对他的一切影响，如此一来，联合国希望把梦寐以求的改变带到这片不幸的土地的能力就会愈来愈小。不过，这种议论可有敦促谨慎从事的效果，而且具有转移目标的性质。事实上，关于非会员国同联合国的行动是否完全无关的问题，著名的权威人士早有明言：

“宪章”——已经取得——“国际社会基本法律的特质……非会员国……应该承认这种法律是国际生活的一项事实，并且加以适应”。

此外，宪章本身亦载有规定，保证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非会员国遵行宪章的原则。我这里所指的是宪章第二条第六项。现在南非的局势，已经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并经本理事会在第311(1972)号决议中认为如此。而南罗得西亚就是联合国对一个非会员国采取强制行动的先例。

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不二的。我国外交部长在参加关于我们今天在此一同讨论的决议的辩论时向大会作了发言，回顾了在六年以前，圭亚那就在大会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南非的行为已经表明它在道德上已不能再继续在本组织里做会员国了。过去这些年来，南非政权的行动证实了那种说法的有效性。

因此，我国代表团敬请本理事会达成集体的决定：南非一贯地破坏了宪章的原则，因而应该把它逐出本组织。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个名字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在理事会会议桌就位发言。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及理事会各位理事：首先，我要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机会。

我也要请各位容许我指出：主席先生，你是一个自由非洲国家的代表，现在主持安全理事会议程上那么重大的项目的讨论，这个事实，我认为是一个新的时代的象征，一个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时代的象征。

这是我第一次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到这个场合发言。我这样做的时候，深信制止种族隔离的罪行和消除跟着发生的对南部非洲和平的威胁，是所有人民和国家都关心的事。种族隔离是一种社会病态。

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作出决定，请安全理事会审查联合国与南非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绝大部分的会员国凭那项决定都已表明他们决心制止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危害和平的政策。

正当国际缓和在各地节节胜利之际，更其不能容许一个政权使用法西斯恐怖主义的手段来扼杀阿扎尼亚和被占领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对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执行有关南非的联合国的决定，作出贡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坚决遵守联合国关于消除在南非的殖民统治的决定的国家站在一起，拒绝与南非有任何关系，并积极支持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权利的斗争。

今年五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举行的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会议，再重申：我们的组织在进攻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的时候，不但可以期望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并且可以得到世界舆论的重大支持。长期以来，在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政权已经成为民主世界舆论普遍谴责及鄙视的对象。

大家都知道，几十年来联合国职责所在，一直关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主义政策和随之而来的对和平的威胁，对于这个问题，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并已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且曾提出各项措施的纲要以便确保在南非及纳米比亚施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比勒陀利亚的白人少数政权对我们组织的一切决定都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它不但没有履行联合国的要求，却反而为了保存权力而加强其恐怖手段。

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的谨慎草拟的报告书，以及先前发言的各位代表在这里所引证的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一点。比勒陀利亚政权已有三十年的时间去改变其政策，但事实表明它继续以无与伦比的厚颜无耻态度漠视联合国的决定，继续破坏这些决定并拒绝承认世界上的政治均衡力量已经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对其不利的变化。

现在这种事态是无可怀疑的了。南非政权继续悍然破坏联合国的原则，因此没有履行其作为本组织成员的责任。它继续施行种族隔离的政策，这是被联合国多次谴责为违反人道的罪行，它又使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身受殖民压迫。

这个政权奉行的是扩张主义的政策，并正试图非法地吸收在联合国托管之下的纳米比亚领土。

这个政权又正在发展他与南罗得西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地反动势力的罪恶关系。因此，这个政权对其它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来说是一个威胁。它悍然破坏了南部非洲人民的自决权利，并把该地区做成一处危险的战争温床。这种政策是针对着国际缓和及各国和平合作的。

联合国到目前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显然不足以迫使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改变立场。因此必须进一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如果所有国家都已经履行了联合国的决定，中断与南非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一切合作，那么今天安全理事会也就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了。现在联合国有必要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终于把南非这块战争的温床除掉，并帮助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的权利。

鉴于以上所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非洲国家在这个讨论会里表示的正义要求，就是采取更有决定性的措施来对付南非。所指的就是必须对该国采取的制裁行动，因为该国事实上已经脱离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和平、自由、人民自决权利及各国平等合作的那些国家的行列。

我要提请理事会的成员注意下列的一点意见。就本组织在国际上的作用来说，

我们对于联合国与南非的关系可作出的决定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深信，如果自我所描述的局势之中，取得与事实相符的结论的话，将可以加强人民对联合国的信心，而本组织需要这种信心才能增进其保卫世界和平的效能以造福全人类。

主席：我谢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对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今天下午发言人名单上最后一位是孟加拉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里姆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孟加拉国和我所代表的亚洲集团，能够在您主持之下，参加这个重大问题的辩论，感到愉快。我们认为，在安全理事会讨论有关南非与联合国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时候，由一位象您这么杰出的非洲代表来主持会议，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虽然南非问题是直接与非洲的国家有关，但是从联合国的历史上可以看出，自始以来，亚洲与这个问题便有着深切的关连。一九四六年由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所组成的印度由于南非印度族人民的待遇问题首先在这个世界论坛里使大家注意到南非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违反。这个问题稍后又与更大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合在一起，因为这是针对一切非白人的政策，不论是非洲血统或者是亚洲血统。

南非是联合国里面唯一以种族歧视作为社会基础，并以正式有效的法律加以支持的会员国。这种情况在很多方面都与战前纳粹德国相似，该国当时也千方百计，要使其堕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得到法律的支持。在欧洲靠着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把这个种族主义国家消灭，现在的南非又无耻地以制度化的形式来推行优越种族的崇拜。

几百年来，南非社会都是建立在少数白人统治多数非白人的基础上。在过去这种情况并非南非所独有。可是现在独特不同的是：当种族歧视的情况在世界其

它部分已经有所改善的时候，在南非的情况却更为恶化，并且越来越具镇压性。

一九四八年上台的非洲国民党运动，就是靠着毫不犹豫地维持该国白人控制的党纲而取得权力的。一九五五年，国民党的总理斯特里多姆曾毫不含糊的声明：

“不是白人统治的话，便是黑人接收政权……欧洲人只有靠着统治才能够维持最高的权力。”

其后的南非国民党政府不但继续奉行种族隔离政策来维持白人对南非的统治，并且更精益求精地确使这项政策成为更有效的种族歧视工具。他们不时地作出一些战术上的退却姿态，但其目的却不是使种族隔离受到侵蚀，而只是为了巩固这种政策而矣。

这个政策偶然出现的曲折并不足以掩盖种族隔离政策的基本重点，就是剥夺在南非数目上占优势的非白人的基本人权。通过下面的种种方法，又推行并加强了这种政策：创立了一个在实质上限制一千两百多万非洲黑人和亚洲血统人民的行动的法律制度、实行限制非白种人的教育机会和设备的教育制度、否认种族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不准非白种人完全保有土地的权利，除非是荒凉的保留地、把成千上万的非白种人家庭赶离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并强迫他们在别处定居、及实行很多其他的措施等。

南非并未只在自己境内施行这些歧视性的种族措施：他已把种族隔离政策推广到纳米比亚，这块领土是国际联盟委托南非以委任统治的精神去管理的。南非不但没有履行委任统治制度下之职责，反而在实际上合并了纳米比亚。现在南非正在纳米比亚从事建立班图斯坦，虽然联合国已经决定南非继续统治该地，并无法律根据。南非继续拒绝让联合国进入纳米比亚去加以管理。

此外，南非继续在精神与物质支持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非法政府。南非对罗得西亚的支持正是该非法政权得以继续其顽固的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联合国要求南非改变立场的无数呼吁和决议至今全无效果。南非对联合国

宪章的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继续蔑视不顾。

联合国面对着南非不断表示的轻藐态度，已经显露出极大的忍耐。在向南非发出多次毫无积极反应的呼吁之后、在大会连续四年拒绝接收南非代表团的全权证书之后，今年大会终于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安全理事会讨论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

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审议必须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使南非遵守联合国宪章之下的义务的时候了。多年来，有些国家表示希望并相信，从本组织内对南非施行压力，是使该国政府得见理性之光并缓和其政策的最有效方法。可是看来南非是把联合国会员国的容忍态度当成是示弱了。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再也不能忽视南非对联合国的藐视了。南非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自这个世界组织成立以来就加以破坏，次数难计，如果联合国不能对南非这样顽固不化的国家采取适当行动的话，联合国的威信便会受到威胁。

因此，对这个一贯破坏本宪章原则的会员国，联合国不能再拖延其应该采取的行动了。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将本着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来审查联合国与南非的关系并采取适当的行动。联合国大家庭内的很多组织，如：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和劳工组织等都已经采取了适当的行动。联合国究竟是政治领域上的主要国际组织，是不应该不这样做的。

主席：我谢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国所说的客气话。今天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再没有其他的名字了，我打算休会。

关于理事会继续工作方面，我想作下列的建议：在与理事会各位理事进行充分协商后，如果无人反对的话，我们定于明天下午三时召开的会议将根据 S/11536 号文件中分发的秘书长报告，专门讨论关于延长联合国中东部队的任期问题。我打算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早上开会时刻另行宣布，届时我们将继续审议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即联合国与南非的关系。

既然理事会各位理事表示同意，我将照此办理。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